

段雪莲〇编著

明太祖

MINGTAIZU

ZHUYUANZHANGZHUAN

千古帝王

纵横驰骋

说不完的壮怀激烈
道不尽的叱咤风云



帝王传立足史料，客观实际，
原古代帝王的真实人生，阐释
功过，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壮美
图腾画卷。

瑰帝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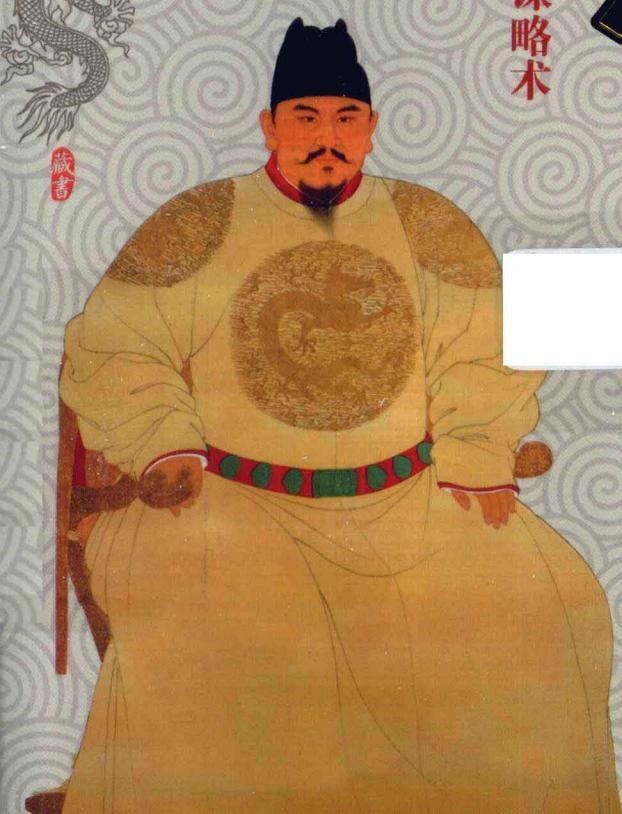
朱元璋传

研读古代王朝兴衰史

探究中华帝王谋略术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也最具争议的皇帝之一。他出身贫寒，历经苦难，从一个放牛童到游方僧，又从一介布衣到荣登大宝。他在位期间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为明朝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明太祖

MINGTAIZU

ZHUYUANZHANGZHUAN

朱元璋传

段雪连◎编著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元璋传 / 段雪莲编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518-0359-5

I. ①朱… II. ①段… III. ①朱元璋(1328~1398)
- 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9448 号

朱元璋传

段雪莲 编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河北省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5
字数 41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359-5
定 价 29.8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com>

前 言

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占据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百姓的生活、历史的发展。皇帝作为历史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当时左右和影响国家、民族的关键人物，研究他们的是非功过，治乱兴替，在一定意义上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个人成败，并对我们现代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这套《帝王传记系列》，以帝王们的一生为主线。从他们的家族渊缘入手，以历史小说的形式系统地介绍帝王们一生的沉浮。在打天下与守天下的风云战场中凸显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历史功绩，最大限度地将帝王和他的大臣们一生的传奇人生，不遗余力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在趣味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完美的历史文化盛宴。

尽管这些曾经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帝王们，已成过眼烟云，但又有谁能够遗忘他们站在历史之巅所承受与经历的一切？

恍然间，我们仿佛看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雄伟身姿；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从“市井无赖”到“真龙天子”的大变身；汉武帝刘彻雄赳赳地将中华帝国带上顶峰的威风场景；光武帝刘秀吞血碎齿战八方，于乱世中成就霸业的冲天豪情；乱世枭雄曹操要尽“奸计”，玩转三国的高超智慧；亡国之君隋炀帝的骄纵狂妄；唐高祖李渊率众起义、揭竿而起，建立唐王朝的惊天伟业；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的狠辣果断；一代女皇武则天勇于创造命运的步步惊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聪明睿智；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英雄豪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铁血王朝的钢铁毅力；“草根帝”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辛酸血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辟锦绣前程的创业史；大清王朝第一帝皇太极夺取江山的谋略手段；少年天子顺治为爱妃做到极致的痴心情意；清军入关的第二位皇帝康熙除权臣，平叛逆，

锐意改革的天才谋略；最富争议的皇帝雍正的精彩人生；乾隆皇帝钟情于香妃的风流韵事；慈禧太后将清朝操纵于鼓掌之间的惊天手段……

我们无法否认，在浩瀚无边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帝王始终是核心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历史的舵，所以，了解他们的传奇人生，研究他们的功过是非，仍然可以让读者借鉴与警醒！

然而，刻板的阅读模式使得纸媒每年都在流逝受众，基于此，我们决定利用小说的形式去呈现帝王的传奇，语言风格也有别于传统的叙述方式。这套书在编排体例上突破了以往同类书严肃、枯燥、干巴巴的“讲授”形式，以更加细腻、更加精练、更加活泼幽默诙谐的语言，用一种立体的方式将一个帝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

全书妙语如珠，犀利峰嵘，细述每个帝王的政治生活、历史功绩、家庭生活、情感轶事等，充满了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变化莫测；在“观看帝王大片”的过程中收取成功的法门秘诀。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编辑工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并且专门请教了很多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过，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本套图书或许还存在着些许错误，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目 录

第 一 章	出生农家	降生出异象	1
第 二 章	因祸得福	重八进私塾	7
第 三 章	天降灾祸	出家当和尚	18
第 四 章	突遭灾祸	街头乞要饭	34
第 五 章	英雄救美	投军入帅府	40
第 六 章	过分贪财	蔻孙赵算计	46
第 七 章	显露才华	救主娶秀英	55
第 八 章	山寨之行	挥别马秀英	66
第 九 章	心生妙计	智取横涧山	69
第 十 章	庆功宴下	巧言调矛盾	81
第 十一 章	功高惹妒	被毒计缠身	84
第 十二 章	双方争医	赛华佗风波	93
第 十三 章	天叙败家	赌钱用军饷	99
第 十四 章	谗言污蔑	受害陷冤狱	105
第 十五 章	姐妹关心	出狱又领命	113
第 十六 章	大军一到	火烧瓦梁峪	119
第 十七 章	子兴身亡	帅权遗败儿	127
第 十八 章	天叙刁难	奇袭采石矶	134
第 十九 章	毒计暗生	勇破鸿门宴	142
第二十 章	以少胜多	血战太平府	149

第二十一章	将帅皆死	血战应天府	156
第二十二章	终掌帅权	英雄救美女	164
第二十三章	突发妙计	火烧张士信	171
第二十四章	三日再战	大败张士信	179
第二十五章	皇妃潜伏	倪文俊逃跑	186
第二十六章	元璋巧计	小国被歼灭	192
第二十七章	救小明王	挥师攻友谅	200
第二十八章	寻找时机	火烧陈友谅	209
第二十九章	怒火中烧	杖毙张士诚	216
第三十章	寒冬遣使	处死陈友定	222
第三十一章	黄袍加身	众将捧新帝	230
第三十二章	元朝灭亡	明朝始建成	237
第三十三章	唯我独尊	自大妄为之	244
第三十四章	用人观点	让群臣胆寒	250
第三十五章	论功行赏	封侯颁铁券	258
第三十六章	胡刘不和	后宫又惹祸	266
第三十七章	朝廷混乱	弄权害忠良	272
第三十八章	怒看玩权	淡定来处理	277
第三十九章	官场毒计	投毒除刘基	285
第四十章	铁树开花	设计除刘琏	292
第四十一章	良臣贤后	死因的背后	300
第四十二章	后宫捉奸	灭门叹铁券	316
第四十三章	蒸鹅献上	涂达赴黄泉	333
第四十四章	美女入帐	护送会帝都	339
第四十五章	蓝玉受挫	府内生二心	345
第四十六章	事情败露	蓝玉受极刑	353
第四十七章	处决蔻议	小和尚刺帝	360
第四十八章	骁勇将军	赌气收贿赂	366
第四十九章	冯胜自裁	帝魂归孝陵	375

第一章 出生农家 降生出异象

朱五四的祖籍原是沛县，与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是同乡。不知道哪一个朝代的祖先由沛县迁到了句容县。

他的曾祖名字叫做朱百六，百六生下了两个儿子，长子名为四五，次子名为四九。

四九又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这四个儿子。

长房初一，便是朱五四的父亲。五四有一个哥哥名叫五一，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时出生。

宋元以来，没有执事的百姓，一般都不起名字，以父母年龄之和，或者弟兄的行辈顺序作名字。

五四出生的那一年，父母的年龄加起来就是五十四岁，于是便叫他为“五四”。

不用说，他哥哥五一出生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年龄相加之和为五十岁。

就在那一年，忽必烈派将军率二十万大军南下。

拔襄阳，攻汉口，沿江东下，直扑建康（今江苏南京）。

第二年二月，攻破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

南宋丞相文天祥，忠臣张世杰、陆秀夫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节节败退。

文天祥不幸战败被俘。张、陆等南宋忠臣，在广东新会崖山，作了最后的壮烈搏斗，最终没能挽救南宋政权的灭亡。

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中原百姓成了听凭元朝驱使的顺民。

他们被编入固定户籍：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煮盐）、儒户、矿户等，分别承担不同的赋税和劳役。

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每年被逼着交纳一定数额的

黄金。

初一不会淘金，句容县也不出黄金，只得全家逃亡。一路乞讨，辗转来到泗州盱眙（今安徽盱眙）。这里有大片因兵祸而抛荒的土地。

初一在这里安顿下来，垦荒种地，日子渐渐有了起色。五一、五四两个儿子先后娶上了媳妇。

朱五四的媳妇比他小五岁，姓陈，父亲曾经在南宋名将张世杰麾下充当亲兵。

崖山之战惨败之后，侥幸留住了性命，历尽艰险逃回了老家扬州。为了躲避元军的搜捕，老家显然已经待不住了，偷偷迁到盱眙县津里镇，靠巫术和占卜为生。

他结婚之后一直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季家，二女便嫁给了朱五四。

按照元朝规定，淮河两岸百姓要交纳田税、丁税和科差。

田税每亩三升，丁税每人三担。丁税是田税的一百倍！

税粮要由税户自己收纳入仓，每担再加鼠耗三升。

科差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即每户要交纳丝一斤四两，包银四两，官吏俸钞一两。

此外，民户还要负担筑城、修河、造船、运粮、打马草、造甲杖等徭役。

富裕户还要负担里正、社长、看守仓库等职役。这些服役的费用，往往又摊派到小户头上。

如此沉重的负担，平民百姓哪吃得消？

初一夫妇亡故之后，五四兄弟已是家徒四壁，只得再次流浪。

兄弟俩先逃到五和县，后来又到虹县停留了一阵子，最后，来到钟离县东乡暂住下来。

俗话说，破衣虮子多，穷人孩子多。

这时，老大五一已经有了四个儿子：重一、重二、重三和重五。

老二五四生了三个儿子：重四、重六、重七和两个女儿。

一家七张口，已经使五四无力应付，如今老婆又生下个“重八”，岂不是黄连树上挂猪胆——苦上加苦！

难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一听说添丁的“喜讯”，便像祸事临头似的，抱头痛哭，再加上这孩子一出生就引来一场大火，五四非要把孩子摔死……

“五四，你一定要摔死儿子，就先把俺打死！”陈氏搂紧儿子，放声大哭。

正吵得不可开交，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一个须发皤然、仙风道骨的老人。他进了屋子，冲着气势汹汹的莽汉笑道：

“嘿嘿！朱五四！我在外面听得明明白白，你想摔死自己的儿子，是吧？好嘛！虎毒不食子，莫非你比老虎还狠毒？早知如此，当初何必造这孽？”老人近前瞥一眼仰卧在床上的婴儿，回头说道：“朱五四，你近前好好看看你儿子的相貌。”

朱五四根本没有在意儿子是啥模样，一听老者的话，近前俯身一看，立刻大嚷起来：“老天爷呀，吓死人——一个丑八怪呀！”

“嘿嘿，庄稼人懂什么！你再仔细看看。”

老者指着孩子，露出一副惊骇的样子，“你看这脸面：天庭高昂，地廓前仰，眉骨高耸，鼻翼横展，双耳外翘，脸庞修长——此乃世所罕见、大福大贵之相也。”

说到这里，老者伸出右手，掐起了手指头：“今日是天历元年——戊辰年，九月十八日。‘天历元年’，乃是新纪开元之年；这戊辰，乃是龙兴之期；九月十八，乃是难寻难觅的黄道吉日。孩子选在三祥并臻的吉年吉日吉时降生，尔后，即使不出将入相，也是富贵尊荣不可限量也！”

“算是你老人家说的在理。那……”

朱五四根本听不懂老者所说的一大套吉凶阴阳的话，只觉得人家是远近闻名的大学问人，大概不会胡乱欺骗自己。

“那，为什么这孩子一落草，就给俺带来一场大火呢？要不是乡亲们救得急，俺这个家早没了！照俺看，这是个满斤足两的丧门星！”

“嘿！这怨不得天，尤不得人——怨你自己家里有邪气！”

“就算是俺们家里有什么歪气、邪气。可俺们家从来也没起过火呀？”

“嘿嘿，贵人岂能驾临寻常地方。”

“你的话俺不懂。”

“要是没有这把天火，驱除干净这座房子里的阴寒邪祟之气，就凭你这两间破房子，能担得起大福大贵的孩子？五四，信不信由你，尔后，你们家的荣华富贵，全在你的小儿子身上！”

老人拱拱手，扬长而去。朱五四摸着稀疏的短胡茬，久久愣在那里。他根本不相信，一个有着讨浪子命的人，能生个给他带来大福大贵的儿子。

陈氏躺在床上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想，白胡子老人一席话能使得要横撒野的愣头青蔫了，蹲到地上低头扯胡须，足见他对贵人降临时的话有几分信服，索性顺着话头再吓吓他，免得他以后上来牛脾气，动不动拿着老婆孩子出气。

“孩子他爹，你过来。”她抽抽噎噎地哭着，温语呼唤。

“干啥？”朱五四头触着膝盖，动也没动。

“过来呀，俺有体己话跟你说呐。”

“哼！你能有什么体己话说？”嘴上这么说，他却站起来，挪到床边，一屁股歪坐在床沿上。

陈氏语气郑重地说道：“今日傍亮天，俺做了一个梦，梦见……”

“俺没有闲工夫听你说鬼呀、梦呀的！”五四拔腿要走。

“咳！慢着。那可不是五不拉、六不拉的闲梦，是对咱们家大吉大利的上等好梦。”

“那……你说说看。”他又坐了下来。

“俺在梦中遇到了异人呢。”

“你快说，碰上了啥异人？”

陈氏望着丈夫的脸，神情变得异常严肃。

“俺在东岗上剜野菜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一个白须白发、手摇拂尘的老道士。他来到俺的面前，眼笑眉开地说道：‘施主，你要大喜啦！’俺说：‘俺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三尺肠子闲着二尺半，怎么会有喜事呢？’老道说：‘今日你家贵人临门。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迎接贵人吧！’俺一觉醒来，就觉得肚子里闹腾得紧，赶快叫你去请汪妈妈。这不，不到半个时辰，孩子就降生啦。”

她压低了声音补充道：“孩子的外公在世的时候，经常跟俺说，梦见

和尚道士，大吉大利。说不准，这孩子真有大福分呢。”

“咦？你的梦，跟刚才那老者所说的，全都对卯对榫呀！孩子他娘，有这样的好梦，你为啥不早跟俺说呢？”

“唉！俺是不敢相信，那样的好运，能轮到咱们穷鬼头上。”

“咱们咋就不能碰上好事儿？”

“再说，你整天拉着张长脸，恶鬼判官似的，谁敢招你惹你？万一不灵验，不得让你骂死？俺就是有满肚子的梦，也只能让它烂在肚子里呀。”

“咳！都怨俺，都怨俺。俺天生就是这个熊脾性。孩子娘，你还梦到什么了？赶紧说出来，让俺也笑一下！”

“好梦，俺做的是不少。”

“你快说！”

“好吧。俺再说一个给你听。这个梦大约是十个月之前的了。”陈氏眨一眨眼睛，似乎是在回忆。

“有一天俺梦见一位从天而降的白袍仙人。他张开双手给了俺一粒仙丹，说是吃下去，一定会生贵子。那仙丹，足足有樱桃那样大小，光亮通红。俺接过来一试，沉甸甸的，闻一闻，香气一直钻到鼻子里。俺赶忙喝口水，一仰脖子就吞了下去。只觉得连嗓子眼儿里面都是香喷喷的，浑身舒坦得很。从那个时候起，孩子就上了身。孩子爹，你说，这个梦是不是很奇怪？”

“这么说，是神仙给咱们送来的小儿子呀——好梦，好梦！”五四深情地望着闭目沉睡的儿子，咧开大嘴笑了。“嘿嘿嘿！孩子他娘，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啦。你还记得不？有一天，俺爬到你的肚子上，就闻到你的嘴里香喷喷的，你还说俺胡编瞎诌呢。八成，就是你吃了仙丹那一天。这么说，咱们两口子，兴许后半辈子时来运转，要跟这孩子享几天清福啦！”

“唉！刚才那老人不是也这么说吗？不过，要是光想着以后享福，不想想福是从哪儿来的，亏待这孩子，只怕福气也就没啦。”陈氏伸手指指儿子，“你知道孩子身上这块红绸子，哪儿来的？”

“噢，这从哪儿弄来的？咱们家可没有这么好的东西。”

“就是嘛，这是三天前，俺在河边洗衣裳的时候捡来的。你想呀，好端端的一块能派上用场的绸子布，谁舍得扔掉？分明是哪路神仙专程给孩子送来的。”

“哎哟哟，俺的娘呀！不得了这孩子！”五四一拍床沿站了起来，盟誓似地说道，“孩子娘，你放心，往后俺会拿着俺的小儿子当亲爷祖宗待。俺向你赌咒，俺要是搁他一指头，就不是爹生娘养的。俺就是自己冻死、饿死，也不能让咱们这宝贝儿子受半点委屈！”

第二章 因祸得福 重八进私塾

说来也觉得奇怪，自从重八出生之后，朱五四家的喜事是一件接着一件的来。

刘继祖在东乡为重六、重七分别选择了一个好人家去“入赘”，而且那个汪大娘也美滋滋地在西乡为重四说定了一个媳妇，姓齐。

又赶上今年的收成不错，在刘继祖与汪大娘的大力相助之下，重六重七非常顺利地“出嫁”了，重四也顺利地娶回了老婆齐氏。

三个儿子好歹都算是有了媳妇，朱五四和陈二娘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这口气还没有松多长，朱五四和陈二娘的眉头就又锁了起来。

他们的四儿子重八生病了，而且生的还是一种异常奇怪的病。

重八好像十分讨厌陈二娘的身体。

有时候，陈二娘好不容易将自己干巴巴的奶头塞入重八的嘴里，可重八“噗”地一声又将它吐了出来，吐得很响，也吐得干脆。

后来，重八的小肚子不知从何时开始，一点点地胀鼓了起来，越胀越明显，越鼓越厉害，像是有谁在往重八的肚子里吹气一样。

听说重八得病了，那汪大娘也很急，就从一个99岁的的老太婆那里弄来一大包草药给重八吃。

草药吃下去了，重八的肚皮依然鼓胀着。

朱五四一咬牙一狠心，请了一个郎中来。

那郎中对重八“望、闻、问、切”一番后，不知为何，突然脸色大变，一句话也没说，一文钱也没要，就狼狈地离开了朱家。

见郎中这副模样，朱五四和陈二娘对重八的性命差不多绝望了。

眼看着，重八就瘦成皮包骨了。那汪大娘又急急地跑到朱家来，说是她听到一个99岁的老头子说，像重八这种怪病，必须到和尚庙里去舍生，只要舍了生，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所谓“舍生”，简单点解释就是，孩子由父母领着，去到庙里向主持方丈许愿，许愿孩子长大之后入寺为僧，而这期间，佛祖就会保佑这个孩子平安顺利地长大。

一般人家，是不大情愿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去做和尚的，只是朱五四和陈二娘没有选择，惟一的选择，就是尽力挽救重八的生命。

于是，朱五四带上一小口袋面作为香火钱，陈二娘抱着重八，赶到距孤庄村十多里外的皇觉寺里请主持高彬法师为重八舍了生。

那时候的和尚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特别是庙里的一些大和尚，不仅可以娶妻生子，还占有相当数量的田地。

比如皇觉寺里的高彬法师，就有妻子儿女。而皇觉寺里的几十个大小和尚，也主要靠收租过活。

说来也怪，重八舍生之后，硬鼓鼓的肚皮就瘪了下去，而且一颗小脑袋还拱进陈二娘的怀里寻找着乳头。朱五四和陈二娘终于卸下了这桩沉重的心病。

当初，她多次听到会占卜相面的父亲说过，有奇命者，必有奇相。如此看来，这孩子往后必然不同寻常。

念头这样一转，疼子之心油然而生。

邻居家给几颗红枣、黄杏，亲戚家送几个糯米蒸糕、白面饽饽，她总是藏着掖着，偷偷塞给小儿子。逢年过节，无钱给孩子买新衣，她就拆旧改新，浆洗得挺括，孩子穿在身上来到人前，比别的孩子还显得精神利落。

聪明乖巧的朱重八，没有辜负慈母的疼爱，小小年纪便善解人意，在父母面前特别礼貌懂事，拿得动的帮着拿，干得起的帮着干。

陈氏越来越喜欢这个小儿子。

六岁的时候，就教他念书识字。不到一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他已经背诵得滚瓜烂熟。

陈氏见儿子天资好，有灵性，更加上心地教导培养。

重八九岁那年，她终于说服丈夫，破例让小儿子进私塾，跟一位老秀才读书。

重八不负父母的期望，读书特别用功。老塾师经常当众表扬：

“吁唏！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哉。小重八固然貌相欠佳，然而聪慧异常，且读书用功。如能持之以恒，而后仕进之路，宽广畅通。朱五四家门楣光耀，乃在意料之中也！”

旧时的私塾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生不在家，学生爬屋笆。私塾没有上课、下课的规矩，更没有星期、假日的习惯。除了地里的活计大忙时放几天农忙假，再也没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学生个个像笼中的小鸟、监狱里的囚犯。一旦先生有事外出，便是他们的盛大节日。

这一天，先生被人请去立约写契。临走时一再宣布，都要认真地背书写字，不准打闹玩耍。

可是，他的身影刚刚在门外消失，学屋里便像火炉里撒盐——顿时炸开来。

学生们一窝蜂地涌到院子里，摔跤的，踢毽的，顶拐的，打瓦的……乱哄哄闹成一团。他们玩得正高兴，忽然听到一声大喊：

“停下，都给我停下！”

喊话的学生名叫孙璜，是本乡财主孙庆福的四儿子。这后生，读了六七年书，却不能越过《孟子》的门槛。桑皮纸糊面的线装书，“读”成了椭圆形——仍然不能从头背到底。而搞起恶作剧，欺负起同学来，却是个鬼精灵。

那年月，有钱便有势，财主家的儿子，学生们个个惧着三分。虽然教书先生只喜爱勤奋上进的好学生，但对于这个害群之马，却是奈何不得，害怕得罪了东家，丢掉饭碗。

“喂，都站过来，给我排成一行。”等到学生排好队，他又命令道，“从北头开始，你们都要四蹄落地当牲口。每个人先学三声毛驴叫，然后，我骑上去，驮着我走，都要听从喝呼。我就是在上面使拳脚、唱大戏，你们也不准停下。绕着南面那棵大柏树转上三圈，就算尽了孝心。哪个小子，要是不想驮，或者驮不够三圈，当心头皮上堆醋栗！”

朱重八个字高，排在队伍的第五名。

前面四个同学顺从地驮完了三圈，很快到了他。他一声不吭，乖乖地伏到地上，孙璜一偏腿骑了上去。学罢三声驴叫，重八手挪膝移，向

前爬去。

眼看着来到大柏树跟前，他突然将屁股高高撅起，猛力朝前一掀。

“妈呀”一声惊叫，孙璜从重八的背上飞了出去，一头撞到正前方的大柏树上。“咚”的一声响，小霸王四肢挺直，晕了过去。

“摔死人啦，摔死人啦！”学生们惊呼着四散逃开。

朱重八一时愣在那里。

他只想把这个欺负人的家伙狠狠教训一番，没想到，用力太猛，把人家摔得这么狠，看样子已经死了。

重八害怕了，爬起来拔腿就跑。刚跑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心想，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自己躲开了，父母要跟着受连累。

好汉做事好汉当，逃跑不是男子汉的做法。况且，果真摔死了人，跑也跑不掉，索性去偿命好啦。

想到这里，他扭头走回原地，木桩似地站在那里，等候厄运的到来。

重八刚站定不久，孙璜便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揉揉眼，发现仇人正站在自己面前。大吼一声，饿虎扑羊似地冲过来，挥起右拳朝重八脸上猛捣过来。

重八虽然比他小四岁，可是身子灵巧，力气不小。他“嗖”地往旁边一闪，躲过了对手的重拳。趁势左脚下绊子，右手挥拳，照准对方的后脑用力击去。

孙璜脚下被绊，脑后吃了重拳，立脚不住，“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吃屎。重八抬起一只脚踏上他的脊梁，怒声喝问：

“小子，你还敢欺负人吗？”

“啊啊！亲娘哟——打死人啦！”孙璜趴在地上哭嚎，“刘狗子！快去叫我爹来，打死这小子！”“不用叫，我来啦！”孙庆福拖着一根棍子，应声进了私塾院子：“我倒要看看，哪个吃了豹子胆的狗杂种，敢对我的儿子下毒手！”

“庆福公，庆福公！”老塾师急忙挡在前头，连声哀求，“你老人家消消气，听老朽直言几句好吗？学生打闹，乃是家常便饭，好在没闹出什么伤残。你老人家，应该庆幸才是。”

“谁说没有伤残？”孙庆福把儿子拉到跟前，指指头，又指指脸，“你